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7 冊

釋智旭及其《閱藏知津》之研究

黃怡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釋智旭及其《閱藏知津》之研究／黃怡婷著——初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1+18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第 27 冊）

ISBN：978-986-6831-23-2（全套精裝）

ISBN：978-986-6831-18-8（精裝）

1. 佛教－目錄－研究與考訂

016.22

96004478

ISBN - 9866831188



9 789866 83118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6831-18-8

釋智旭及其《閱藏知津》之研究

作 者 黃怡婷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請提供文字檔mail到sut81518@ms59.hinet.net 謝謝

提 要

曉雲導師倡導「儒佛會通」！儒學是一般學者較容易接觸，且是較熟悉的；對於浩瀚好比喜馬拉雅山之佛學經典，有人懂一經，有人懂一部，但是大多數學者皆只約略知道一些皮毛。儒佛如何會通？首要之事便是依靠「目錄」了。

書目好像地圖、海圖、導航圖，是書目工作者在書海中檢索文獻，為讀者服務的指南針。有了導航圖，便能開始啟航，但少了羅盤，有可能迷路，亦有可能花費終生心力才到達目的地。書目解題乃經典之羅盤，是到達目的地最快最明確的法寶。

明·智旭《閱藏知津》，乃佛典書目之羅盤。撰作於明末、清初。智旭旁參前人經錄，再佐以一己閱藏之心得，歷時二十春秋完成此書。智旭不僅是佛學重要大師，《閱藏知津》於佛教目錄學史上，更佔有極重要之學術地位。以下分章略述之：

第一章 從序論揭開序幕。

第二章 想要了解《閱藏知津》，不能不先認識釋智旭。對作者之時代、生平、及其它著作，作簡單說明。

第三章 從目錄學角度切入，對《閱藏知津》之內容、撰作體例、及解題特色等幾項作分析研究。

第四章 檢核《閱藏知津》著錄之資料，如佛典譯撰者及其年代，經典題名、卷數，以及標註之南、北藏函號等是否正確，依節詳為考述之。

第五章 目錄學之功用，不外乎「考鏡源流」，擬對《閱藏知津》之源一一探討，先對眾經目錄作了解，再對解題目錄作論述，並相互比較；對《閱藏知津》之流，逐一分析其影響價值，以及此書應有之學術地位。

第六章 結語。

附錄一《閱藏知津》經典題名、南北藏函號、特殊符號及《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函號等綜合比較表。



目

錄

第一章 序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研究方法	5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7
第二章 智旭之生平及著作	11
第一節 智旭之時代	11
第二節 智旭之生平	14
第三節 智旭其它著作	17
第三章 《閱藏知津》內容與撰作特色	25
第一節 《閱藏知津》內容範圍	25
第二節 《閱藏知津》撰作體例	37
第三節 《閱藏知津》解題特色	47
第四章 《閱藏知津》糾誤	55
第一節 《閱藏知津》解題之誤	55
第二節 《閱藏知津》經典題名與巧譯、重譯之誤	65
第三節 《閱藏知津》函號與永樂南北藏函號之誤	72
第五章 中國佛典目錄之發展及《閱藏知津》之成就與 響	87
第一節 眾經目錄之發展	88
第二節 解題目錄之發展	104
第三節 《閱藏知津》之成就與影響	113
第六章 結 論	119
參考書目	123
附錄一：《閱藏知津》函號、符號綜合表	129

第一章 序 論

傳統目錄學專著中，所列佛經典籍目錄，並不普遍，亦不全面。西晉·荀勗《中經新簿》首次收錄佛典。唐·道宣《廣弘明集》云：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註1）

晉之後，官私所編之圖書目錄，才著錄佛典目錄，惟其數目寥寥。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隨之而來的印度大小乘經典，漸漸被轉譯為漢文。且自佛教東傳後，關於闡發佛學義理、記敘人物史跡、戒律禮儀、建築寺塔及規制術語等等佛教經典，亦陸續問世。隨著佛教成為重要宗教之後，佛教經典之數量，日益可觀，故佛經典籍目錄之產生，實為學術發展所必然。

大量佛教經典產生，一方面為了傳播教義，一方面要記錄佛祖之旨意，故「眾經目錄」是必然為隨而出現之學術產品。其內容包括佛典之名目部卷、譯撰時間、地點、人物，若為失譯人名，則標註之。這些「眾經目錄」只能記錄經典之基本資料，著錄佛典名目部卷，未能闡釋佛典之主旨及其特色，故「佛典解題目錄」乃順勢而生。

佛經解題之目錄，明·智旭《閱藏知津》並非第一部，但它是佛經解題目錄之集大成者。蓋智旭有見於佛教典籍日益繁多，良莠不齊，故以二十春秋之歲月，著錄《閱藏知津》，其敘云：

顧歷朝所刻藏乘，或隨年次編入，或約重單分類，大小混雜，先後失準，致使欲展閱者，茫然不知緩急可否，故諸刹所供大藏，不過緘置

（註1）唐·道宣《廣弘明集》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二冊，日本東京大藏經刊行會世樺印刷公司，1990年4月印行，頁110，經號2103。

高閣而已。縱有閱者，亦罕能達其旨歸，辨其權實。〔註2〕

智旭年三十發願閱藏，隨閱隨錄，並以前人之作為他山之石，希望讀者閱其經，即能達其旨歸，辨其權實。故又曰：

唯宋有王古居士，創作《法寶標目》；明有蘊空沙門，嗣作《彙目義門》，並可稱良工苦心。然《標目》僅順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盡美。《義門》創依五時教味，麤陳梗概，亦未盡善。〔註3〕

研究《閱藏知津》，即知佛經目錄之流源；探究《閱藏知津》體例，即知與宋·惟白《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宋·王古《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及明·寂曉《大明釋教彙目義門》有別。竊願以此拙作為佛學探究之第一步。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曉雲導師倡導「儒佛會通」！儒學是一般學者較容易接觸，且是較熟悉的；對於浩瀚好比喜瑪拉雅山之佛學經典，有人懂一經，有人懂一部，但是大多數學者皆只約略知道一些皮毛。儒佛如何會通？首要之事便是要依靠「目錄」了。清人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得其門而入。」〔註4〕又說：「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註5〕目錄知了，內涵明了，儒佛才有會通之可能。

書目好像地圖、海圖、導航圖，是書目工作者在書海中檢索文獻，為讀者服務的指南計」〔註6〕。有了導航圖，便能開始啓航，但少了羅盤，有可能迷路，亦有可能花費終生心力，才到達目的地。故經典之羅盤一書目解題，就是到達目的地最快最明確之法寶。

近人梁啟超在〈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註7〕一文中有提到，佛經目錄所用方法優於普通目錄之書有五點。經錄是屬專科目錄，不同於傳統目錄之博

〔註2〕釋智旭《閱藏知津·敘》上冊，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62年6月初版，頁1。

〔註3〕同上註，頁2。

〔註4〕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廣文書局，民國49年3月初版，民國60年5月再版卷1，頁1。

〔註5〕同上註，卷17，頁1。

〔註6〕《目錄學概論》，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目錄學概論》編寫組編著，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頁5。

〔註7〕梁啟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佛教目錄學述要》現代佛學學術叢刊（40），台北市：大乘文化，民國65年，頁21～52。

雜。故在資料內容上之份量、考證、縝密等等，或有優於傳統目錄者。站在經錄門前的我們，了解其優點，其用途，是刻不容緩的。

北宋惟白編撰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在書末「大藏經綱目指要錄五利五報述」中提到編集藏經提要有「五利」：「（1）宗師提唱者，得隨宜開覺故。（2）法師講演者，資闡明訓徒故。（3）樂於註撰者，助檢閱引文故。（4）有緣看藏者，易曉品義故。（5）無因披教者，知藏乘要義故。……。」〔註8〕此五利，廣被於僧人法師、俗家弟子，學者、甚至於芸芸眾生，真是一大功德。尤其以學術價值來說，更是功不可沒。屬於經錄解題之《閱藏知津》，其功用可被譽為「佛教中之『四庫提要』」，其書完成於清順治甲午年（西元 1654 年），北天目沙門智旭編撰。是現存經錄解題中年代較晚，亦是集經錄解題之大成者。智旭旁參《大藏經綱目指要錄》〔註9〕、《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註10〕及《大明釋教彙目義門》〔註11〕等經錄解題著作，有延用、有更改、有創新。《閱藏知津》之價值及重要性，由此可見。

智旭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圓寂於清順治十一年甲午（西元 1599 年至 1655）。年幼茹素，少年時習儒學，辟佛老，著有《辟佛論》數十篇。其人生轉折於十七歲，因閱株宏《自知錄》與《竹窗隨筆》〔註12〕，遂不排佛。二十四歲出家，從此走上學佛之路。

智旭經過失怙、失恃及身體病痛，從未改變學佛之心。年三十發心閱藏，一生著作多達數十部。其弟子成時將其所撰述，分為釋經與宗經兩部分，收錄於《靈峰宗論》中。

《閱藏知津》，智旭代表作，歷二十春秋始完稿。造福千千萬萬佛門子弟及閱藏者。其體例分四大藏，經藏、律藏、論藏及雜藏。其中各分大、小乘，再細分西土與此土。（請參閱《閱藏知津》體例架構圖）

其解題，若佛典卷數之多者，逐分逐品解題。若罕見之經典，亦逐品羅列品名並予以說明。針對佛典性質及重要性，作主要與次要之分別。這嶄新之分類法、謹慎之治學態度、細膩之思惟方法、堅毅之學佛精神，皆值得更進一步探究。

〔註8〕北宋·惟白《大藏經綱目指要錄》收錄於《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91 年修訂版一版四刷，頁 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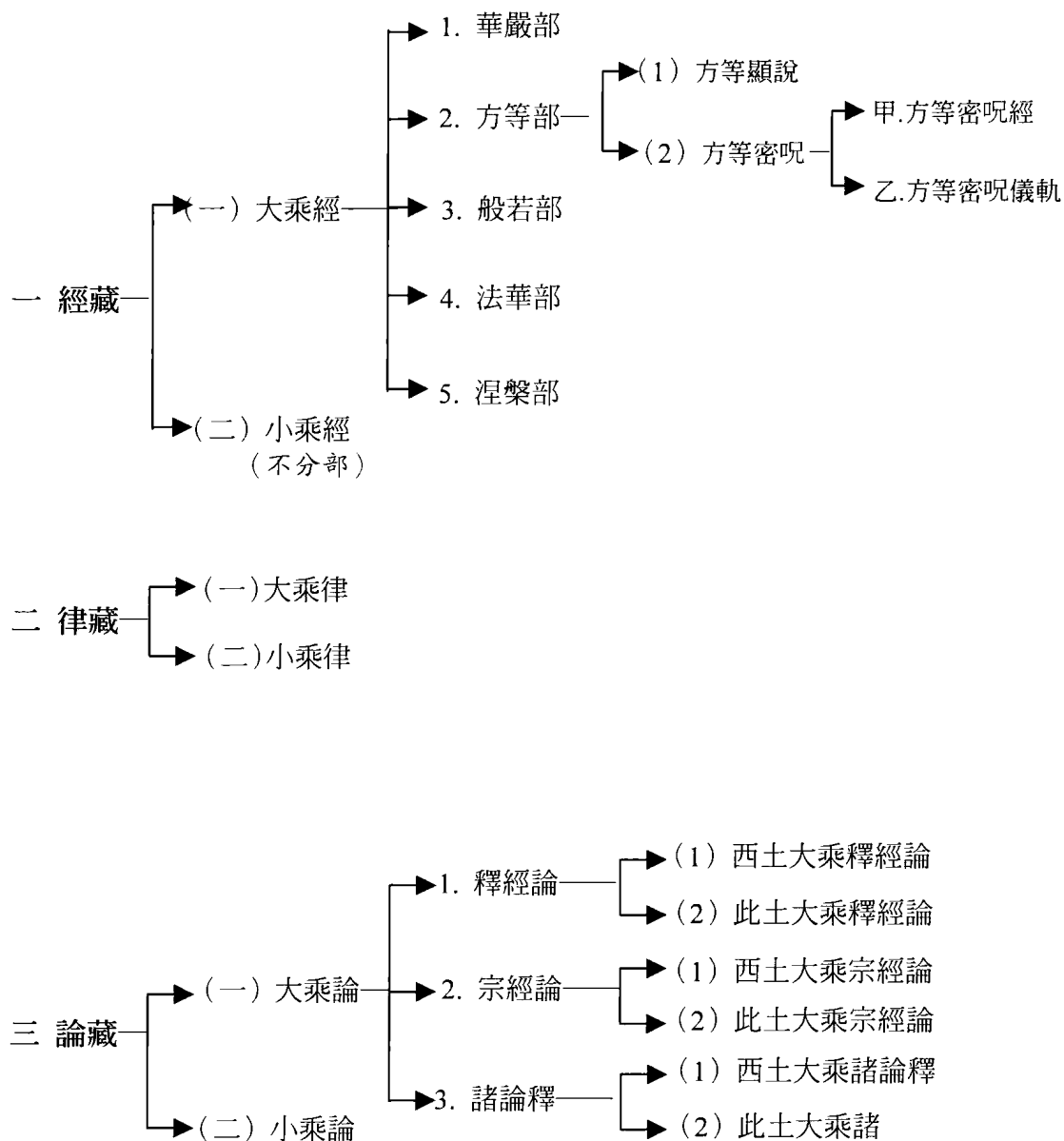
〔註9〕同上註，頁 571～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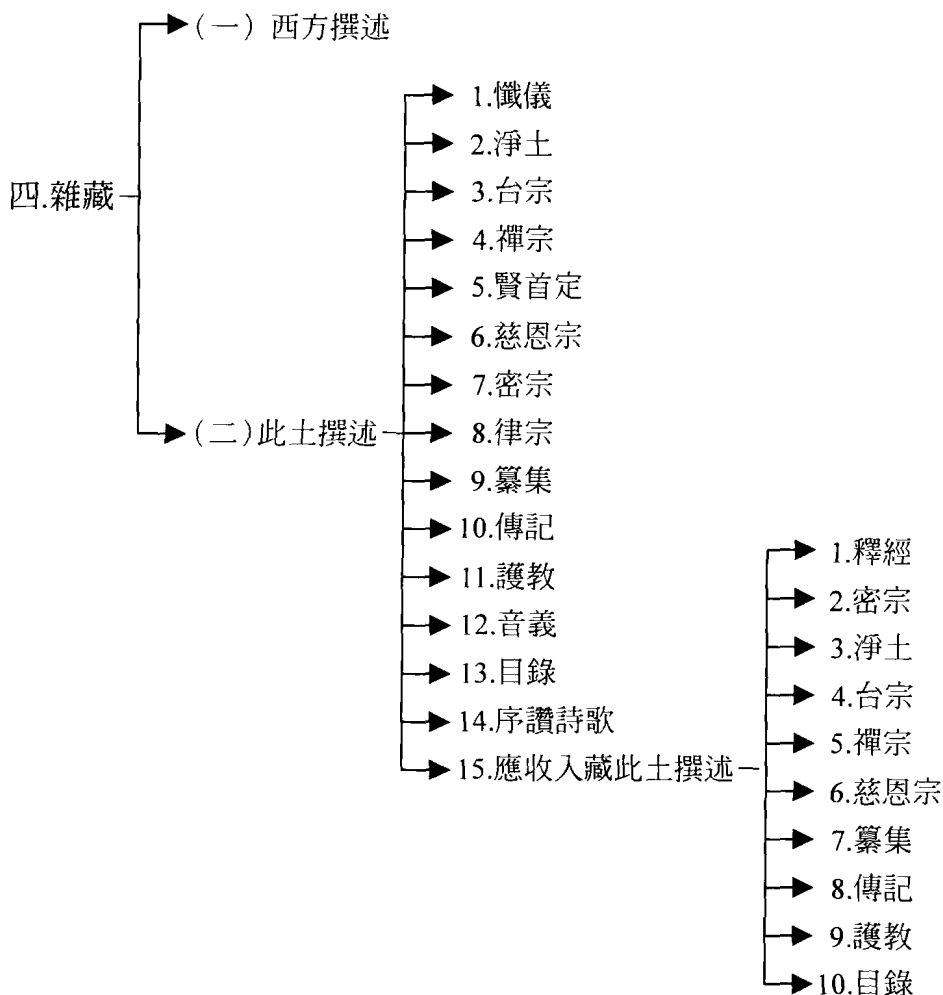
〔註10〕宋·王古《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收錄於《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91 年修訂版一版四刷，頁 773～844。

〔註11〕明·寂曉《大明釋教彙目義門》收錄於《四庫未收書輯刊》參輯·二十冊，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183～718。

〔註12〕明·株宏（西元 1533 年至 1615 年）字佛慧，號蓮池，亦稱雲棲。其《自知錄》闡述功過表、念佛計量法。其《竹窗隨筆》敘述佛儒相資、三教合一等思想。

《閱藏知津》體例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智旭在學術上之地位既明，研究其著作者，不在少數。然因其著錄著作之多，著作內容多元化，不限於單一體裁，有願文，有法語、普說等二十八類。故前人對此佛錄之研究，各有不同。首先依各學者之不同研究，作分類式介紹。

《孟子》〈萬章篇下〉有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註13〕故想要了解《閱藏知津》，不能不先認識釋智旭。智旭一生習佛之過程，及其著作言論與佛學思想，在在與《閱藏知津》息息相關。

〔註13〕孟軻《孟子》收錄於《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黃侃編，理藝出版社，民國87年12月初版，頁63。

明末清初，世代交替，此為智旭所處之時代。天災人害頻傳，政治動盪不安、社會處於惡劣環境下。如此環境背景，對其影響之大，不可言喻，故不能略而不知。擬從〈八不道人傳〉、《滿益大師年譜》、《靈峰宗論》及《滿益大師全集》等資料中，對作者之生平，其年代背景、及《閱藏知津》成書之時間等作進一步詳細述說。並對智旭其它重要著作，分門別類探究之。

《閱藏知津》雖為佛教典籍，然其性質屬「專科書目」，歸屬於目錄學。擬從目錄學角度切入，對《閱藏知津》之內容、撰作體例、及目錄解題特色等幾項作分析研究。《閱藏知津》之內容範圍，以《法寶總目錄》〈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註14〕與〈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註15〕為檢核對象。其閱藏撰作體例，依《閱藏知津》獨特之四部分類法，作更進一步剖析。其解題，按智旭之撰述宗旨，研究其特殊性。

昌彼得先生云：「以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日本稱作書誌學或書史學，我國早期稱為校讎學，近世始通用『目錄學』。」〔註16〕目錄之功用價值，即在於著錄正確典籍資料，佐治學。首先針對《閱藏知津》所標註佛典之作者及其年代作檢核，以明·寂曉《大明釋教彙目義門》為主要檢核對象，其因有四：一、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二、兩人皆以《永樂南藏》與《永樂北藏》為主要編著依據。三、兩人所著皆為「佛典解題目錄」之作。四、智旭於《閱藏知津·凡例》中明載其多依寂曉之體例而有所更改創新。再者，將《閱藏知津》與《大明釋教彙目義門》之相異處，作進一步比對。

《閱藏知津》前有總目四卷，後有正文四十四卷。總目僅載錄經典題名、卷數及南北藏函號，正文則多載錄作者及解題。將總目資料與正文資料作核閱，將相異者以表格列示之。又《閱藏知津·凡例》所言，對經典譯本之巧拙，有不同位置之安排。擬檢核總目與正文對譯本之安排是否一致，將結果亦以表格列示之。

載錄他藏之函號，可說是《閱藏知津》與《大明釋教彙目義門》之特色。故針對《閱藏知津》所標註之南、北藏函號，以收錄於《法寶總目錄》之《永樂南藏目錄》與《永樂北藏目錄》所標示函號作檢核，找出相異處，辨別其誤。

「目錄之目的有二：一在於綱紀群籍，分類部次；一在於考鏡源流，辨章學

〔註14〕《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收錄於《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91年修訂版一版四刷，頁331～359。

〔註15〕《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收錄於《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91年修訂版一版四刷，頁271～299。

〔註16〕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5年9月初版，民國80年10月初版二刷，頁1。

術，二者不可捨一。」〔註17〕研究《閱藏知津》，除了分類部次，更要探其源與流。由源知流，才不至於如同浮萍無根。先對歷代佛典目錄作全面性了解，再將「佛典解題目錄」作學術史探究，與體例比較。最後再探討《閱藏知津》之體例、解題等，對其後佛典目錄著作之影響。

在本論文中，學生對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之差異，所衍生對佛典教義及佛典分類之不同看法，不擬討論；對中國佛教中，各宗派的判教差別，也暫不予探究。僅針對智旭《閱藏知津》本身內容加以研究，至於《閱藏知津》中，對佛典歸類是否合理、無誤之相關問題，則非本論文著墨的重點，先於此節申明。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學者對智旭的研究，除去僅在簡述智旭生平，散見於各類佛僧傳記中之一隅。在闡述其佛學思想或著作時，亦會簡介生平，然篇幅不多。其餘研究成果集中於下列三方面：一為智旭儒佛會通（三教合一）研究；二為智旭的佛學思想研究；三為介紹佛典目錄時，提到智旭之《閱藏知津》。

茲僅就筆者所見資料，舉例簡述如下：

一、智旭生平

01	〈八不道人傳〉《靈峰宗論》，蕩益大師著，成時法師編，青蓮出版社，86年4月8日，頁28～34。
02	《蕩益大師年譜》，釋弘一撰，高雄淨宗學會，84年。
03	《淨土聖賢錄》，彭際清，新文豐出版公司，80年9月一版三刷，頁195～199。
04	《高僧行誼》，陳秀慧，了凡弘法學會編訂，2003年6月，增訂版，頁55～62。

對於智旭之生平介紹，學者多依據成時所編《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及〈蕩益大師續傳〉。再旁參釋弘一所著《蕩益大師年譜》、彭際清《淨土聖賢錄》等。

二、儒佛會通部分

01	《蕩益智旭「易佛會通」研究》，陳進益，004，東吳大學博士論文。
02	《釋智旭援佛解易思想研究》，黃馨儀，2003，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註17〕 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文史哲出版社印行，民國62年10月初版，頁13。

03	《四書滿益解》研究，羅永吉 84 年，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04	〈滿益智旭會通儒佛的觀念構作〉，杜保瑞，《哲學與文化月刊》第 349 期，2003 年 6 月 10 日一版一刷。
05	〈明代四大高僧與三教合一〉，洪修平，《佛學研究》，1998，頁 52～57。

智旭七歲茹素，十二歲就外傳，聞儒學，遂闢佛。十七歲見株宏《竹窗隨筆》、《自知錄》，乃焚闢佛論。二十歲詮《論語》，大悟孔顏心法。此後智旭之儒與佛思想，相互影響。聖嚴在《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第一章智旭的時代背景之第二節，〈與儒教的關聯〉中有詳細說明智旭佛、儒會通、三教同源思想。而智旭之《四書滿益解》，亦引發不少學者興趣，多擬探究在明末理學中，智旭如何會通佛儒思想及其意義。

三、佛學思想研究部分

01	《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釋聖嚴著，關世謙譯，臺灣學生書局，77 年 11 月初版 484 頁。
02	《滿益智旭之淨土思想》，鄧繼盈，77 年，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03	《明末滿益大師之生平及其佛學思想研究》，張瑞佳，88 年，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
04	〈略論藕益大師念佛即禪觀思想——紀念藕益大師誕辰四〇〇週年〉，學誠法師，福建佛學院。
05	〈滿益智旭的戒律觀〉，釋自澹，88 年 3 月 20 日，《香山莊嚴期刊》，第五十七期，
06	〈以滿益智旭為例探究晚明佛教之「復興」內涵〉，釋見曄，1999 年 3 月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期刊，第三期，頁 207～250。
07	〈論晚明佛學的性相會通與禪教合流——以晚明佛教四大師為例〉，陳永革，《普門學報》，第十五期。
08	〈滿益智旭思想的特質及其定位問題〉，陳英善，1996 年 3 月，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

上述所列專著、論文等資料，即針對智旭佛學思想特色進行研究。以身為晚明佛教四大師之一的智旭而言，其佛學思想成就當然重要，尤其學者對智旭之宗派歸屬仍有歧見，討論篇章亦多。亦有對智旭之「戒律觀」研究者，也有學者認為智旭是晚明佛教「復興」的重要關鍵人物，故智旭整體佛學思想研究，在研究智旭學術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價值。

釋聖嚴所著《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對智旭之時代背景、生平、著作及其佛學思想等等，闡述最透徹。然對《閱藏知津》僅列名目，卻無深入介紹。

四、佛典目錄部分

01	《佛典精解》，陳士強，建宏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一刷，1438頁。
02	《歷代佛經目錄初探》，河惠丁，77年，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03	《中國佛教經錄譯典之分類研究》，陳莉玲，83年，淡江碩士論文。
04	〈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與各分類法之佛教類目比較分析〉，阮靜玲，《佛教圖書館館訊》，第28期，90年12月。
05	〈佛經目錄解題筆記〉，妙淨，《佛教圖書館館訊》，第29期，91年3月。
06	〈我國古代佛經目錄的目錄學思想及成就〉，林霞，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圖書館論壇》雙月刊，1999年，第6期。
07	〈佛道兩教目錄之比較〉，王欣欣，山西大學圖書館，《普圖學刊》，2001年，第1期。
08	〈中國歷代佛教目錄類型瑣議〉，徐建華，《佛教圖書館館訊》，第29期，91年3月，頁22～31。
09	〈目錄學苑一奇葩—佛經目錄學探勝〉，文平志，佛學講堂，《佛學文化》，頁62～64。

在介紹中國佛典目錄時，智旭的《閱藏知津》是絕對不會被研究者遺漏的，因為它是佛典解題目錄之集大成者。僅梁啟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因評《閱藏知津》為筆記體，故不述之。因此只要是介紹佛經目錄時，多會提到《閱藏知津》，可見其重要性。

從上述對智旭研究之四方面來看，生平及時代背景之認識，屬學術之必然性，固有志研究者，皆須具備此學識。智旭的佛學思想與儒佛會通部分，學者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能超越的部分實屬有限。然在中國佛典目錄研究之部分，雖學者多承認智旭《閱藏知津》是佛典解題目錄之佼佼者，然對其研究，僅作概論性質的介紹。遠比不上同為佛經目錄的《出三藏記集》、《大唐內典錄》及《開元釋教錄》等，有眾多之學者投入作研究。因此觸發筆者朝此方面作研究，並幸獲指導教授一何師廣棧的鼓勵，遂以「釋智旭及其《閱藏知津》之研究」為題，對這部中國佛典解題目錄，進行較全面性之探討。

第二章 智旭之生平及著作

知人論世爲作學問第一事，此章對《閱藏知津》作者一瀉益智旭大師，所生存之時代、一生習佛之經過、及其著作，作知識性認識。

第一節 智旭之時代

智旭身爲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又被尊爲蓮宗九祖。其所處之時代，對其一生、其著作影響甚大。將分外在因素，與佛學發展，敘述時代對智旭之影響。

一、外在因素

（一）社會環境

智旭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西元 1599 年，圓寂於清·順治十二年（明·永曆九年），西元 1655 年，享年五十七歲。明末萬曆時期，政治腐敗，流賊四起，外敵入侵，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明史》〈葉向高傳〉載曰：

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官權稅、開礦，大爲民害。〔註 1〕

葉向高爲萬曆年間人，萬曆乃明神宗之年號，其傳中有云：「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爲政者無治國之心，臣子無忠貞之義，良策無法施行，人民生活如何會好？既有人禍，再遇天災，故流賊四起。《明史》〈汪奎傳〉又云：

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徒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

〔註 1〕楊家駱編《明史》鼎文書局，第九冊，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民國 69 年，頁 6232。

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鄆、襄，至骨肉相噉。〔註2〕

《明史》〈王宗沐傳〉亦曰：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步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註3〕

山西、陝西及河南等地，長年水、旱饑荒。易子而食，屍骸枕藉。日本、朝鮮邊防之攻戰。滿清外族，虎視眈眈。加賦、荒年、叛卒、天災、蟲害等等。內憂加外患，人民苦不堪言。最後滿清入關，明朝滅亡。智旭生長於這樣惡劣之環境下，對政治、社會充滿不安全感。智旭曰：

疾疫饑荒洊至，已至寒心。干戈兵革頻興，尤堪喪膽。父母妻孥莫保，骨肉身首分離。百骸潰散，誰思一性常靈。萬鬼聚號，肯信三緣自召。悠悠長夜，淚與血而俱枯。漠漠荒郊，魂與魄而奚泊。〔註4〕

面對這樣的環境，智旭以滿懷同情心關心。以悼念及躬行禮懺，迴向於罹難之眾生。祈願浩劫餘生者，得以脫離苦難，往生淨土。亦慶幸自己未受到惡劣政治環境所迫害。

（二）佛學與儒學之關係

明末之學術思想潮流，延續宋朝之「理學」。以朱熹學派與王陽明學派為代表。考試以「八股文」為形式，以「理學」為內容。宋明儒學與秦漢儒學之差異，在於宋明儒學融合佛學思想。儒者多有與佛學相關之著作，佛學亦參有儒家思想。智旭有云：

三寶深理，非庸儒所知。大智丈夫，乃能諦信。余少時亦拘虛程朱，後廣讀內典，稍窺涯畔，莫窮源底，方知有真實心性之學。〔註5〕

能儒氏之為教也，大而博，深而不可晦，極六合內外不為迂。余昔拘虛程朱之學。〔註6〕

智旭〈八不道人傳〉又云：

十二歲，就外傳，聞聖學。即千古自任，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闢異端，夢與孔顏晤言。〔註7〕

〔註2〕同註1，第七冊，列傳第六十八，頁4781～4782。

〔註3〕同註1，第八冊，列傳第一百一十一，頁5876。

〔註4〕滿益大師《靈峰宗論》〈禮千佛告文〉上冊，民國86年4月初8，頁175。

〔註5〕同註4，上冊〈示范明啓〉，頁198。

〔註6〕同註4，中冊〈惠應寺放生蓮社序〉，頁952。

〔註7〕同註4，上冊〈八不道人傳〉，頁28。

明末學術思想，儒學影響佛學，佛學融入儒學，甚至道教思想，亦相雜其內。入世與出世、食葷與茹素、佛學與儒學，出入佛儒，相互影響，由智旭成長過程，可窺見一二。

（三）三教同源思想

道教為雜有老莊思想之中國民間宗教信仰。長期與儒、佛相爭結果，至明末已出現「三教同源」之說。明末高僧株宏《自知錄》、《竹窗隨筆》，即闡述佛、儒、道三教同源之作，並評比優劣及論述佛教之立場。蓮池大師株宏有云：

夫《南華》於世書，誠為高妙。而謂勝《楞嚴》，何可笑之甚也。〔註8〕
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劣者如野燒也。〔註9〕

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為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然多用其言，不盡用其義。〔註10〕

由上述可知，株宏具佛、儒、道三教同源思想，認為儒學與道語，皆為闡佛，故佛教地位最為崇上，次乃儒學，末則道教。智旭〈八不道人傳〉有云：「十七歲，閱《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故智旭三教同源思想，應啟發於株宏。其〈金陵三教祠重勸施棺疏〉云：

三教深淺，未暇辨也，而仁民愛物之心則同。……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癘於物，釋以之度盡眾生，如不龜手藥，所用有大小耳。故吾謂：求道者，求之三教，不若求於自心。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從此心施設。〔註11〕

二、佛學之發展

佛學發展至明代，已無大突破，且有日見衰微之現象。直至明末四大僧出現，方造就百年來之復興氣象。明末四大僧，即雲棲株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滿益智旭（1599～1655）。此四位佛學大師，突破歷來佛學宗派與法派之傳承，從而打開佛學諸宗大融會之局面。故智旭不以天台為宗，又曰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艱然不屑，故名「八不道人」。

印刷術發展至明代，進步之技術，對佛教典籍之保存及傳承，助益良多。在

〔註8〕蔡運辰《竹窗隨筆贅言》〈莊子一〉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86年4月台一版，頁14。

〔註9〕同註8〈莊子二〉，頁15。

〔註10〕同註8，〈莊子三〉，頁15。

〔註11〕同註4，下冊〈金陵三教祠重勸施棺疏〉，頁1186。